

写作让生命绽放美丽

——李冬梅的文艺创作之路

个人简介

李冬梅，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家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曲艺家协会原理事、省杂技家协会会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原主席，漯河市书画研究院秘书长、漯河市慈善总会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出版、发表（排演）过七百万字的小 说、戏曲、影视剧、曲艺、报告文学等作品，获得国家和省、市级奖励三十多次。撰写的中篇章回小说作品倍受读者喜爱，在东三省享有“大陆琼瑶”之美誉。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被尘封的圣人》（作家出版社）及三个精选作品集受到读者广泛赞誉，奠定了她在文坛“高产作家”的地位。创作之余，她还醉心于书画的学习和研究，在花鸟画方面有了较高造诣。

■本报记者 张俊霞

夏日的午后，穿过喧嚣的街道，记者来到湘江路西段一处并不起眼的旧楼院，76岁的专业作家李冬梅就住在这里。

初次见面，记者便被李老师优雅而温暖的笑容融化了。虽年逾古稀，她脸上似乎没留下寻常老人常有的风霜，却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作为与文字为伍的女性，优雅地老去——我想，这就是对她精神状态最生动的阐释了。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的话，那么李冬梅这本书却是步履铿锵而千姿百态的，不仅浸染着她生命中的奋斗与欢欣，更记载着她对世相百态的关注、包容与升华。

她说：“我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多挣几块钱的稿费，来贴补一家子的吃喝，那时候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后来，随着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很多读者给我来信，鼓励我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的写作之路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直到现在，她仍然笔耕不辍。去年，受信阳市有关部门邀请，她撰写了以当地历史人物司马光、春申君黄歇为主角的剧本《俭廉司马文正公》《春申君》，不久前已交付对方。

农村生活成为创作源泉

回顾自己的文艺创作之路，她坦言，走得有点出乎意料，冥冥之中，似乎又有很深的机缘。

李冬梅出生于许昌市襄城县县城，父母都是文盲，一家人靠父亲给人家做些白铁活儿和修理活儿为生。因为家里穷，她从小在紫云山外祖父家长大。那些年，中国农村最热闹的精神生活就是“看大戏”，只要一个村“唱大戏”，方圆一二十里的老少爷儿们都会赶来凑热闹。儿时的她更是一个铁杆小戏迷，又是天生的好记性，一场“大戏”看来下，戏中的人物故事、唱词已深深刻在心中，并且还能给别人唱上几嗓子。这也成为她日后从事文艺创作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学堂，开始接受正规教育，逐渐爱上了读书。聪明好学的她门门功课优秀，受到老师的青睐。初中时，受政治大环境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喜欢读书的李冬梅，并没有随着其他孩子参与到各种派别中，而是悄悄来到学校图书馆，一边做整理、借阅图书的义工，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文艺书籍。“那时候，学校图书馆对我来说就像个世外桃源，里面的文艺书几乎被我读完了，脑子里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李冬

梅说，就是这个阶段的大量阅读，为她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世事的变化，没能让聪明好学的李冬梅继续学业。随后的几年，她在离家18里的一所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后来又被调到更偏远的山窝窝里当老师。整个山村小学就住李冬梅一个人，并且学校又建在离村民较远的村头大路边，孤零零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然而，让李冬梅最感动的事也发生在这里，为确保她的安全，村民们自发组成巡逻组，夜间到学校附近巡逻。“山民们待我就像亲人，除了平时给我送菜和瓜果外，谁家做好吃的还会请我品尝。”

长期的农村生活，加上种种人生际遇，让李冬梅对世间的人情冷暖有了深刻的体会与思考，为她日后创作农村题材作品时储备了鲜活的素材。这些可以从她日后的作品《紫云山情圣》《红丝绳》《艳福不浅》《野木匠和小尼姑》等小说中窥见一斑。

生命因写作坚强而精彩

改革开放之初，河南省人事、教育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教师招聘，她在许昌地区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李冬梅带着一家老小来到许昌市生活，并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这也让她面临新的挑战：一家子人的生活，依靠李冬梅微薄的工资远远不够。

最后，她决定通过手中的笔赚取稿费，以便贴补家用。由于前些年的生活积累，稿件很快发表，她也获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那些日子里，李冬梅白天兢兢业业教学，晚上收拾妥当后开始奋笔疾书，向杂志社投稿。如她所愿，由作品发表带来的稿费收入，使她们一家人的开支有了着落。

随着一篇篇作品在《章回小说》《今古传奇》《垦春泥》《山花》等全国各地杂志上的刊发，李冬梅散发着乡土气息又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省、市有关文艺部门约她创作文艺作品，有的还想借调她。

1981年，受新成立的漯河市文艺创作小组聘请，她带着家人落户沙澧河畔。自此，走上了专业的文艺创作之路。她厚积薄发，短短几年时间，文艺创作也达到了高峰，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迅速提升，还将创作门类扩大到戏剧、小品、历史人物故事等，她本人也成为闻名漯河、影响力遍及全国多个省市的作家。其中，她创作

的中篇章回小说《私孕》等作品倍受读者喜爱，在东三省被誉为“大陆琼瑶”，并被《章回小说》杂志社评为“功绩作家”。

受李冬梅作品感染，很多读者把她当成了知心朋友，纷纷给她写信谈理想、谈人生，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进一步增强了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激励她为群众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由最开始 的通俗小说，到后来的剧本、报告文学、历史人物小说等，三十多年来，李冬梅发表（排演）了七百多万字的作品，获得国家和省、市级奖励三十多次。

李冬梅说：文艺作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担负着弘扬正气、教化社会的责任。因此，传播社会正能量始终是她坚持的创作理念。可以说，几十年来，她创作的都是正能量的作品，里面没有丝毫不健康的东西。

写别人未写之历史人物

凭着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乘上想像的翅膀，以文学的笔法还原历史人物的社会生活状态，其中的难度让不少作家望而却步。

综观李冬梅作品的选材，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对历史人物的浓墨重彩。其中，《被尘封的圣人》，是唯一以字圣许慎为素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名尼列传》（六卷60万字）则是唯一为名尼作传的传记类作品。

李冬梅说：“我们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名人作传是后人的责任。我愿意以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塑造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从而使他们身上的宝贵精神得以展示和传承。”正因为此，怀着对漯河历史文化名人许慎的崇敬之情，她决定写一部反映许慎卓越贡献和当

时民众生活的小说。

创作《尘封的圣人》时，李冬梅所能见到的记载，仅限于《后汉书》关于许慎的八十余字记录和许慎的年谱，但她最终完成的书稿却达40万字。其间，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查阅和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资料、社会发展状况和风土人情，并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思路。2005年，漯河举办首届许慎国际文化研讨会时，适逢她的文字成书，引起了一些许慎研究大家和各方嘉宾的广泛关注。

一次在与台湾友人的交流中，李冬梅得知中国有一个历史题材一直无人涉及，这就是历代的名尼。作为女性，尼姑是弘扬佛法的一个重要群体，她觉得有义务为德高望重的历代名尼写些东西。然而，写作过程却是异常艰难的，她最开始所能查阅到的，仅仅是历代名尼的法号而已，简直是无从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冬梅从当时的上海艺文大家洪丕谟教授那里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并着手创作。最终，一部装帧精美的《中国名尼列传》结集，并通过台湾薪传出版社出版，畅销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围绕历史人物题材，李冬梅还以剧本等形式，写出了《花木兰后传》《许慎抗婚》《潘桃女》《俭廉司马文正公》《春申君》《花子情》等，铸就了自己在历史人物题材写作中的独特地位。

李冬梅说，虽然写作是一项清贫而艰苦的事业，但带给自己的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快乐，通过自己的笔可以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

“作为一个漯河人，应该做到知漯河、爱漯河并宣传漯河，只要我还能拿得起笔，我就要坚持写下来，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宣传漯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李冬梅如是说。



李冬梅结集出版的部分文学作品。

本文图片由李冬梅提供



「创文」路上共携手

一罩上了“白裙子”，有的地方还绘上了山水画，非常漂亮，沿街每隔不远处，摆放着卫生干净的垃圾箱……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他无限感慨地说：“两年不回来，真是旧貌换新颜啊！”我说：“你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外表环境的变化，真正值得称道的，还是‘创文’以来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受家风、家教，村规、民约的教育感化，思想境界的提升。”

我给他讲述了家乡漯河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2017年成为国家卫生城市之后，又投入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前些年，人们只注重创造物质财富，只图个人生活方便，不顾及文明，经常是“染缸酱水横道大，黑市鱼腥贯长街”，街道门面房前，商户我行我素，宠物粪便随处可见，居民是“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树叶废纸满天飞，塑料袋子树上挂，十字路口乱穿行，车辆擦碰事频发，行人来往常抱怨，摇头叹息没办法。物质条件好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感觉很不舒服……为了创建一个居住安全、舒适的文明家园，市委、市政府提出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入手，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从农村到工

厂、机关，掀起了推崇“文明、礼让、勤劳、节俭、敬老”的家教、家风教育。倡导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家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流汗出力，增光添彩。

■诗风词韵

谢谢你的爱

■婉 冰
风来的时候
我举出悬崖上的枝丫
举出无数枯叶的叹息
举出夕阳下高高挂起的云霞
举出无数想要说给星星的私语
而我的四周，只有风
只有风用风的方言和爪牙
向着我，响亮地回答

雨来的时候，我孤零零地
站在雨水的中心
站在大地的中心
任多情的雨水呵
说出我所有的心里话
我决不躲闪
也从 not 逃避。我只想
和天空和大地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风来的时候，是谁在风口浪尖
为我播种花香。是谁
将一束含苞待放的花儿
安放在我，空空的枝丫上
是谁将一滴泪水的重量

看，对门耀军哥家的小宝，刚刚7岁，才上一年级，昨天还在餐桌上批评开出租车的叔叔不讲文明、不讲自觉，从车窗朝外乱扔垃圾。他说，如果让警察叔叔抓住，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扣分……说得他叔叔连连认错。现在小宝每天吃过晚饭就会和爸妈带小狗外出散步，他总是带着卫生纸，小狗在路上拉屎后，他就自觉清理干净……

看，村里文化广场旁边的健身器材，以前刚换上没几天，不是被损坏就是被卸得缺胳膊少腿，现在每天都有人自觉守护监管、帮助维修；广场四周的花池，以前花池的花卉刚一开放，就会被村民挖走栽到自家的花盆里，独自欣赏。现在去看，各种鲜花迎风招展，开得多漂亮，不但没人挖走，还经常有人为其洒水，打药、治虫，剪枝打岔。

我问：“还记得村西头的俏媳妇‘红辣椒’吗？”侄子说：“怎么不记得，她人长得挺漂亮，也爱干净，做起事来风风火火，非常利索，刀子嘴豆腐心，就是跟她婆婆合不来，两人像反贴的门神一样不对脸，经常气得婆婆抹眼泪，最后不得不和婆婆、公公分开过。”我说，自“创文”以来，本家的大伯找她们谈了几次话，村“两委”干部也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她也进行了认真反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给两位老人认了错，现在婆媳关系非常好，一家人其乐融融，婆婆逢人便夸自己儿媳孝顺……

看，开展“创文”活动以来，村里的夕阳红敬老院也不断有社会慈善人士、“创文”志愿者为老人送慰问品，给老人理发、洗衣……

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做到有礼貌、讲道德、讲文明、守规矩，我们的社会岂有不文明之理？这种对文明行为的自觉遵守，既来自于我们从小受到的家风、家教的影响，也来自于社会的教育、约束，榜样力量的带动，自我修养的完善与提升，这种氛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代代传承。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文明的播撒者，更是社会文明的受益者，让我们肩并肩、齐努力、共携手，“创文”路上阔步走，为把我们美丽的家园打造成高度文明的生态宜居城市而不懈努力。

贴心收藏
是谁以另一棵树的战栗形象
与我遥遥相望

雨来的时候，是谁在雨中
为我种下一篮又一篮蘑菇的词
谁是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是谁将一盏湿漉漉的灯
陡然点亮
是谁在雨水的另一端
在天地合一的地平线
用力地等，用力地疼

是谁用雨水，艰难地清洗着
尘世的钟声。是谁在
铺天盖地的雨水中
大声告诉自己
太阳，终将会重新升起

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们
我深深爱着的人们，陪我度过
漫漫长夜。谢谢生活
谢谢命运的安排
也谢谢我自己
一个永不褪色的小孩

龙湖凭栏有吟

■飞 雪
一
远山黛色鹭鸶翔，
红日初升四野茫。
独步寻芳秋韵醉，
梦回唐宋咏诗狂。
二
独立滩头碧水寒，

天高鹭鸟戏云端。
凭栏棹遣诗词赞，
短句歌吟抒意宽。
三
金光湖面轻舟荡，
傍水烟村桂蕊香。
拾得枫红书旧事，
短歌长句寄情殇。

■心灵漫笔

■张乃千

无月的雨夜，云遮了月，雨袭了月，水湿的天地像刚从江河里捞出来。这光景我多年前曾遇到过。那是修建焦枝铁路的岁月，我和工友们一起到了邙山腹地。山道弯弯，林木茂盛，我们分散居住在山里人的窑洞或是茅屋瓦房里。正是中秋时节，尚未开工，那连绵的秋雨就赶来凑热闹。

开不了工，无事可做，除了下棋，就是倚门看雨、听雨。我住在一个坑院里，院子很大，有三孔窑洞，还有两间低矮的瓦房。那瓦房已经很老旧了，屋顶的瓦片上布满了墨绿的苔藓。我就住在这瓦屋里，搬个小凳儿，靠着门框，任秋雨入怀。山里很静。飒飒的秋雨声听得格外分明，像蚕食桑叶，又似清风穿林。满耳的雨声从山顶泻向山谷，又从山谷飞溅上林梢，不见人迹鸟影，只闻空山雨声。那雨，笼着山林，洗着草木，时而如丝，时而如珠，相邀着树上的黄叶，横空而来，潇潇而下。傍晚时分，山峦的巨大身影早早地遮去了天光，只一会儿工夫，黑暗便垂了下来，让人惊悚，仿佛被大山埋葬了一样。幸好，雨声渐浓，稀释了秋夜山居的惊恐。那雨，每一点一滴都像落在了心坎上，让人心绪不宁。

可能就是从这个秋夜开始，我对秋雨的认识有了质感：秋雨与春雨不同，春雨润物，秋雨入心。就是这个秋夜，为了排

那一帘秋雨

遣寂寞，我到房东的窑洞里坐了一会儿。房东是一位很和善的老者，已经满头白发。他吸着一个大烟袋，不时把烟锅凑近油灯点烟。就在他点烟的时候，我的脑际里突然蹦出了不知哪位古人写的两句诗：“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正是此山此雨、此情此景对人心的触动。

在我看来，“人心”是秋雨的禀赋。它从收获的喜悦中来，又向收藏的紧缩中去；它以多情的姿态洗出了秋日的天高气爽，又以清冷的面孔催催着秋日的取舍吐纳。在“放”与“收”、“长”与“消”的分界点上，它舞动长袖，轻触着人间烟火，用雨丝扯出了悠长的思绪，用雨点投开了岁月的涟漪。然后，它扯住昨天，拉住明天，用“滴答”的节奏和“喋喋”的旋律，谱写了世人的心曲一首又一首。

秋雨之歌很多，但仔细听去，典型流派其实只有两个：一派是“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是悲秋之音；一派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是喜秋之作。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呢？也许难分伯仲，但秋雨的入心，正在于两派的二元合唱，在于它心绪对立的别样风情。《人间词话》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的秋雨，不一样的心境，怎么会唱出一样的歌？王昌龄心志高洁，在秋雨中送别朋友，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元好问遭逢困厄，见秋雨而

叹寒：“澹澹青灯细细香，四更人语在幽窗。西风数点迎秋雨，六尺芙蓉满意凉”；王维心境恬淡，在秋雨中赏景自静：“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渐，白鹭惊下”；而白居易饱经风霜却仍潇洒从容，把个秋雨说得像是款款仙子：“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诗人无不敏感，秋雨最入他们的心。元朝时候，一个叫萨都刺的蒙古汉子，长得甚是彪悍，却也写出了秋雨中的伤感：“秋风吹白波，秋雨鸣败荷。平湖三十里，过客感秋多。”我猜想，正是人心的秋雨，在撩拨着诗人绵密的秋兴。

山中，那段落雨的时光，那个装着窑洞、装着瓦屋的院落，曾是我认识秋雨的起点，也是我感悟秋雨的全部。那精灵般飘洒的雨帘，不像春雨那样清高华贵，也不像夏雨那样急促狂躁，更没有冬雨的冷酷无情。它款款淡淡，迎面时若酒，唇吻时似茶。我很想吮吸它，我也真的仰起了脸，张开了嘴巴，可是它并不轻易入口，再仰脸时，它竟如丝如缕，仿佛成了奔涌的“诗行”。它很会撩人，刚刚还丝缕着，眨眼间又成串落下，成片铺开，很像是一篇散文的华章，断续之间，似乎还镶嵌着漂亮的标点。我盯着它，想握住其中的一个、两个标点。可它太调皮了，跳珠儿似地飞溅到屋顶，在瓦片上激起一层层白雾，然后又玉珠儿一般从屋檐上滑落下来。它落得很美妙，晶莹地散落在门前的

那一帘秋雨，看似无情却有情！